

幼 狮

上册

欧文·肖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美〕欧文·肖 著

幼 狮

上 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欧文·肖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
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
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
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
见。”^①

① 引自《圣经·旧约全书·那鸿书》第二章第十三节。

第一章

大雪初霁的黄昏，小镇犹如圣诞时节的窗口，闪闪发光。白皑皑的山坡底下，在披着厚重冬装的蒂罗尔群峦之中，电气铁路星星点点的灯火，显得喜气洋洋。不管是外来的滑雪游客，或是当地居民，全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走在积雪的大街上见了面，都笑容可掬地打招呼。白色和褐色房屋的门窗装饰着花环。原来，这天是除夕，充满希望的一九三八年新年来临了！

玛格丽特·弗里曼特尔踏过硬邦邦的积雪，朝山上走去，边走边谛听脚下滑雪靴的嘎吱声。看着一片洁净寂寥的暮色，听着山下村子里一群孩子的歌声，她微微笑了。这天早上，她离开维也纳时，天正下雨，行人表情阴郁，匆匆穿街过巷；大城市里下雨总给人带来这种压抑感。而这儿的巍峨高山和万里晴空，加上刚下过一场大雪，又置身在这个爱好运动的舒适而快活的小村里——这一切仿佛都是为她个人准备的礼物，因为她是个美貌的年轻姑娘，正在度假。

脚步落下处扬起一股股雪尘。她只觉得腿部的肌肉放松了，行路即便有点累，倒也累得舒坦。下午滑雪之后，她喝了两杯樱桃白兰地，当时就觉得嗓门和润了不少；这会儿，酒劲犹在，正柔和地阵阵散发开来，在毛衣底下的肩部和双臂引起暖烘烘的感觉。

“Dort oben am Berge,” 孩子们在唱，“da wettet der

Wind, ① ”童声清脆嘹亮,在稀薄的空气中回荡。

“Da sitzt Maria,”玛格丽特也轻声哼起来,“und wieget ihr Kind. ② ”她的德语很不到家,所以她一面哼,一面禁不住为自己竟敢用德语唱歌而得意;另外,曲子的旋律和优美也使她快乐。

姑娘个子颇长纤细,长着一张娇小的脸蛋和一对绿莹莹的眼睛,鼻梁上有好些雀斑,据约瑟夫说,这是美国姑娘的特征。约瑟夫决定第二天早车到。一想起他,姑娘咧嘴笑了。

到了客栈门口,姑娘收住脚步,最后望一眼那高耸入云的威严的群山和四下闪烁的灯火,深深吸了一口黄昏甜美的空气。接着,她推开门,走进客栈去。

客栈的大厅里装饰着冬青和绿叶,显得生气盎然。厨下正大烤糕饼,屋子里弥漫着喷香的甜味。房间的陈设相当简朴,家具都用厚重的栎木制成,钉着皮面。山村的农舍常常整洁得一尘不沾,同时又带有明快的色调。这个房间的特点正是这样,而这特点就象屋里的桌椅一样,摸得着,看得见。

兰格曼太太正小心翼翼地托着一只盛混合饮料的刻花玻璃大钵,穿过客厅走去,因为神情专注,她那红似樱桃的圆脸皱缩成了一团。一看见玛格丽特,她收住脚步,满脸堆笑,把饮料钵往桌上一放。

“晚上好,”她用柔和悦耳的德语说。“滑雪有趣吗?”

“有趣极了,”玛格丽特说。

“但愿你没过分劳累才好,”兰格曼太太的眼角狡黠地眯缝

① 德语:那边有座高山,微风拂面。

② 德语:玛丽亚坐着,摇晃她的孩子。

成一条线。“今夜在这儿要热闹一场，开个跳舞会，来的小伙子还真不少呢。累了可玩不成啦。”

玛格丽特笑着说：“跳舞的力气还有。只要有人教。”

“喔！”兰格曼太太不以为然地扬起双手。“这不成问题。这儿的人会跳各种舞。教你，他们准乐意。”她用挑剔的目光朝玛格丽特上下一打量。“当然，你这人长得瘦溜，可眼下好象大家都喜欢瘦娘们。你知道，是美国电影开了这个风气。弄到最后，怕是只有生痲病的姑娘才逗人爱呢。”她笑着重新端起饮料钵，红润的脸上表情是那么和善，她那好客的样子更象是让人取暖的熊熊炉火。她一边朝厨房走去，一边说：“你可得留神我那小子弗雷德里克。老天作证，他可真喜欢同姑娘们罗唆！”她格格笑着，走进了厨房。

厨房里顿时飘出作料和黄油的扑鼻香味。玛格丽特使劲儿闻着菜香，一边哼着小调，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

晚会开始的时候，气氛相当规矩，屋子四角全是正襟危坐的长者。小伙子们手足无措地围成一个个临时性的圈子，喝着加了刺鼻香料的果汁酒，神态颇为庄重，饮酒也有节制。在场的姑娘大多长得高大，手臂圆滚滚的，结实极了。她们穿着镶缀花边的节日盛装，显得很不自在。一位手风琴师前来助兴。待他奏过两支曲子，不见有人跳舞，琴师好不扫兴，于是便绷着脸跑到酒钵前去站着，让位给放送美国唱片的留声机。

来客中多数是镇上的居民、农夫、商人以及兰格曼家的亲友。高山的阳光把这些人晒得黑里透红，看上去都非常结实；即便穿着臃肿，这些山民都象是永世不老的超人，病魔和衰颓都无损他们强壮的身躯，而在黑黝黝的肌肤掩盖之下，他们也从来没

有死之将至的预感。兰格曼这家旅店客房不多，在这儿盘桓小住的城里人大多只是不失礼貌地喝过一杯甜酒，便纷纷奔大旅馆寻欢作乐去了。最后，玛格丽特终于成了晚会上仅存的外地客。她酒喝得不多，而且打定主意要早一点就寝，好好睡一宿，因为约瑟夫乘坐的那班火车将在早晨八点半到达，她希望在充分休息之后，神清气爽地去迎接他。夜慢慢深了，晚会的气氛开始变得放浪。玛格丽特跟大多数小伙子跳了舞，其中有华尔兹和美国狐步舞。十一点钟光景，屋子里已闷热不堪，人声嘈杂，桌上摆出了第三钵甜酒。这时候，众人脸上那种户外山民健旺但略带蠢笨的赧然表情消失了，代之以室内作乐时的焕发容光。玛格丽特开始教弗雷德里克跳伦巴舞。其他客人围作一圈，看得入了迷，待她跳完都拍手叫好。兰格曼老头坚持要姑娘陪他跳一场。此人是个身材滚圆的矮胖老头，长着一个粉红色的秃脑瓜。在众人阵阵的哄笑声中，她用自己那一口勉强过得去的德语向对方介绍滞后节拍的奥妙和加勒比舞节奏的含义。老头浑身大汗淋漓。

“啊，老天爷，”老头在一曲奏完时说，“我在这儿的山区浪费了多少大好光阴。”玛格丽特笑着把身子凑上去，吻了老人。来客站在擦得亮堂堂的地板上，紧紧围着这对舞伴，这时又是一阵鼓掌叫好。弗雷德里克咧着嘴傻笑，抢前一步，抬起双臂说：“老师，再教教我吧。”

有人去重放唱片。趁这当口，大家逼着玛格丽特又喝下一杯甜酒。弗雷德里克动作笨拙，脚步滞重，可是搂着姑娘的双臂却极其有力，在旋转不止的热烈的双人舞中，使人觉得他的手臂坚实可靠。

一曲终了。手风琴师十几杯甜酒下肚，这时又开始演奏，一

边拉琴，一边唱将起来。客人们站在炉火前，围着琴师，一个接一个应和着唱起来。他们的嗓音伴随着浑厚而高扬的琴声，飘过高高的屋梁，在屋子里回荡。玛格丽特听任弗雷德里克搂着自己，轻声唱着，象是自顾自低吟。她脸上布满红晕，思忖着这些人心肠多好，多么热情，友好，率真，对待外人又多么周到；他们在这儿唱歌迎接新年，那粗犷的户外山民的大嗓门，为了与只能奏得轻柔美妙的琴声相匹配，不得已而改弦低吟。

“Röslein, Röslein, Röslein rot, Röslein auf der Heide, ①”

众人唱道，其中尤以兰格曼老头公牛般的嗓门响亮，那声音唱着这哀怨的曲调，不免显得滑稽。玛格丽特加入了合唱，她的眼光扫过壁炉，落在那十来个唱歌客人的脸上。屋子里只有一个人沉默着不作声。

这人名叫克里斯蒂安·蒂斯特尔，一个瘦长的青年，神情严肃而茫然。他留一头短发，皮肤晒得黑黝黝的，浅色的眼睛射出近乎金黄色的光，活象一头猛兽。玛格丽特曾在山坡上见到此人郑重其事地教初学者滑雪，他那种长距离滑行时升降自如的雄姿，一时间曾引得她羡慕不已。此刻，这青年站在人群背后，与唱歌的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雪白的衬衣敞着领口，正好烘托出他那深色的皮肤。他手捧酒杯，可一点没有醉意，只管用冷漠的眼光端详着唱歌的人。

玛格丽特捕捉住这青年的目光，冲着他微微一笑，说：“唱吧！”

青年庄重地报以一笑，并举起了酒杯。她看见青年驯顺地遵

① 德语：玫瑰，玫瑰，红玫瑰，原野上的玫瑰。系歌德作词、舒伯特作曲的《野玫瑰》中的一句。

命唱了起来。可是屋子里一片嘈杂,这青年加入之后,合唱音量有什么变化,她听不出来。

夜已深,烈性甜酒起了作用,加上新年正悄悄临近,参加晚会的人不再那么讲究礼貌了。阴暗的角落里,好几对男女在亲嘴,动手动脚地偷情。歌声变得更响亮,更放肆;与此同时,玛格丽特发现歌词越来越难听懂,全是些俚语和双关语。老太婆们听了乐得直打哈哈,男人则纵声大笑。

快到午夜的时候,兰格曼老头爬上一张椅子,要求大家肃静,并向手风琴师作了个手势,然后以略带醉意的声音,拿腔拿调地说:“作为一名从一九一五到一九一八年间负伤三次的西线老兵,我请大家同我一起唱一首歌。”他向琴师一挥手,后者便开始奏出“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①的头几个音节。早在五岁那年,玛格丽特就从一位德国保姆那里学会了这支歌,但是在奥地利听人唱这首歌还是头一回。歌词她还记得,于是她就同别人一块儿唱了起来,醉醺醺地觉着自己很聪明,成了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弗雷德里克把她搂得更紧,吻了她的前额,对于姑娘会唱这首歌表示愉快。仍然站在椅子上的兰格曼老头,举起玻璃杯祝酒:“为美国,为美国姑娘们,干杯!”玛格丽特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鞠躬致谢。“以美国姑娘的名义,”她礼仪十足地说,“请允许我说,我觉得非常快乐。”

弗雷德里克吻了她的脖子,还没等她拿定主意对这个举动作出反应,琴师又拉起了手风琴,奏出响亮的、原始的音乐。在场的人都跟着唱起来,声音十分刺耳,带着战胜者的骄矜。开始,玛

① 德语:“德国,德国高于一切”。一九二二年成为德国国歌。一九四五年被盟军所禁,一九五二年其中第三段成为联邦德国国歌。

格丽特辨不出歌词；这支歌里的某几段，在维也纳她只听人偷偷哼过那么一两次。而在这儿，男人们放声高唱，因为喝多了酒，吐字含混不清，那本来就杂乱难懂的歌词就更加听明白了。

弗雷德里克僵直地站在她身旁，狠命抓着她。她能感觉到弗雷德里克因为受到歌声的激动肌肉全绷得紧紧的。她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一人身上，终于听明白了歌里唱的是什么。

“Die Fahne hoch, die Reihen fest geschlossen,” 他唱得颈间青筋暴突，“S. A. marschiert in ruhig festen Schritt Kameraden die Rotfront und Reaktion erschlossen.①”

听着听着，玛格丽特沉下了脸。她闭上眼睛，觉得浑身无力，那尖利刺耳的歌声差不多把她憋了个半死。她想从弗雷德里克手里挣脱出来，可他的一条胳膊死死搂着她，所以她只好站在原地听着。当她睁开眼时，她望望房间那一头的滑雪教练，只见那人没唱，一个劲儿盯着她看。不知怎么地，那人的眼睛露出忧虑而同情的神色。

在唱到霍尔斯特·威塞尔②这支曲子的末尾时，人们的嗓门越来越大；歌声充满令人战栗的威胁和震耳欲聋的气势。接着，男人们立正，眼中凶光毕露，个个都象不可一世的凶神恶煞；在场的女人，一边加入合唱，一边屈膝跪下，好比歌剧中神祇出场时的众修女。当屋子里响起“Marschieren mit uns in ihrem Geiste mit③”这最后一句歌词的时候，全场只有玛格丽特和那黑

① 德语：高举着旗帜，队伍排得齐整，冲锋队踏着稳重而坚定的步伐，列队前进，战友们开辟红色的阵地。

② 纳粹时代柏林冲锋队的一名小队队长，一生充当法西斯的打手，此人所作的《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在他死后成了纳粹党歌。

③ 德语：在思想上和我们一起前进。

皮肤黄眼睛的青年没有作声。

玛格丽特觉得非常虚弱，竟不出声地哭了。她恨自己这般软弱，被弗雷德里克紧紧搂着动弹不得。这时，从村子的教堂传来隐约的钟声，激越的咣咣声在冬夜的群山中回响。

这会儿，兰格曼老头的脸已红得象一根胡萝卜，圆圆的秃头不住往下淌汗，两只眼睛闪闪发光，想来一九一五年他初到西线那阵子，两眼大概也曾这样闪过光。老头举起酒杯，以深沉而虔诚的声音说：“为元首干杯！”

“为元首干杯！”炉火的映照下，只见杯觥交错，人们急切而又满怀敬仰地饮下这杯酒。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上帝保佑你过个好年！”方才那一阵爱国主义的狂热发作就此告终，来客笑着互相握手，拍肩，接吻，显得随和而亲热，一点没有杀气腾腾的样子了。

弗雷德里克把玛格丽特的身子扳过来，想吻她，可姑娘别转头躲开了。泪水引出了啜泣，她终于挣脱了弗雷德里克，奔上扶梯，到了二楼自己的房里。

“美国小妞，”她听见弗雷德里克笑着说，“这些小妞还假装能喝酒呢。”

泪水慢慢止了。玛格丽特觉得非常疲乏，又感到自己出了洋相。她设法不去想刚才的泪水是怎么一回事，而是有条不紊地刷了牙，把头发拢起，并往满是泪痕的发红的眼睛敷上点凉水，这样，到早晨约瑟夫来时，自己才会显得尽可能活泼、标致一些。

她住在一个粉饰得亮亮堂堂、干干净净的房间里，卧床上方是个紫檀木雕像，那是钉在十字架上正在沉思的基督。她脱了衣服，把灯熄掉，打开窗户，爬上那张大床。风和月光顿时从布满粉

屑一般的明亮的远山泻进屋子。一接触冰凉的床单，她打了几个哆嗦。幸好鸭绒铺得厚，一会儿就暖和了。亚麻布的床单有一股好闻的气味，使她想起孩提时代在美国老祖母家里闻到过的刚刚洗好的衣物。硬挺的白色窗帷擦着窗框沙沙作声。这会儿，手风琴师正在楼下轻轻奏出关于爱情和离乡背井的悲怆秋歌，因为隔着好几扇门，声音显得轻幽而哀怨。她很快就睡着了，脸上挂着严肃而平静的表情，象个没人保护的孩子，任床罩外逼人的寒气侵袭。

做梦常是那样的：你觉着有一只手轻轻擦过皮肤，身旁有一个影影绰绰的黑影；脸颊上拂过陌生人的鼻息；一只有力的胳膊紧紧抓着你……

这时，玛格丽特惊醒了。

“别出声，”那男子用德语说。“我不会伤害你的。”

这人喝过不少白兰地，玛格丽特完全不着边际地想道，我能从他的呼吸中闻到酒味。

一时，她躺着没动弹，盯着来人的眼睛看，只见从凹陷下去的眼窝射出几束微光。那人的手轻轻摸过她的腹部，熟练地滑过她的大腿。她感觉到来人把大腿搁在她的腿上。这男子是穿着衣服的，那粗硬的衣料扎痛了她。蓦地一跳，她滚到床的那一边，赶忙坐了起来。但来人动作极快，加上力气大，一下子把她重新按在床上，用手掩住她的嘴，一面得意地笑着。

“小东西，”那男子说，“灵活的小松鼠。”

这下，她认出那声音来了。“是我，”弗雷德里克说，“只不过是拜访你一次，没什么好害怕的。”他试着把手从她嘴上移开。“别嚷嚷，”他低声说，调子里仍带着一点笑意，仿佛是在跟一个

小娃娃闹着玩儿。“嚷开去毫无意义。首先，大家都醉了；再说，我会告诉别人是你请我来的，可后来大概又改变了主意。大家都会信我的，因为我搞女人有点小名气；另外，你又是个外国人……”

“请出去吧，”玛格丽特轻声说。“求求你。我对谁也不说。”

弗雷德里克格格一笑。他是有点醉了，但并不象他佯装的那样醉得可以干出这等事来。“你是个娇滴滴的小妞儿，今年冬天这一带就数你漂亮……”

“干吗找我？”玛格丽特在绝望中抓住这句话，同时拼命使劲，使对方乱摸的手遇上的只是僵硬木然、敌意十足的身体。“蒙你抬举不胜荣幸的姑娘多着呢。”

“我就要你。”弗雷德里克亲她的脖子，显然，他自以为这样的温情，女人是无法抗拒的。“我非常看重你。”

“我不要你，”玛格丽特说。在这漆黑的深夜，被这么一个粗鲁的大汉抓着动弹不得，她急得什么似的，生怕自己那点德语辞不达意，把词汇、文法和习惯用语全忘个精光，而正由于这点学生时代的失误，被人占了便宜去。“我不要你。”

“这样总是更有趣味，”弗雷德里克说，“当那姑娘在开头时摆摆架子说自己不愿意。这样才更象个小姐，显得更文雅一点。”她觉得对方非常自信，故意在取笑她。“摆架子的姑娘还真不少哩。”

“我告诉你母亲去，”玛格丽特说。“我发誓一定这么做。”

弗雷德里克轻声笑了。房间里一片死寂，他的笑声显得既自负又从容。“告诉我母亲去，”弗雷德里克说，“你说她为什么老把俏娘们安置在这个房间？这下面正好有个小棚，打窗口爬进来一点也不费事。”

这不可能，玛格丽特想。那胖胖的矮女人，长着红樱桃般的圆脸，老是冲着人微笑，还在所有的房间里挂上十字架；那么干净，勤劳，还按时上教堂……突然，玛格丽特记起在楼下大厅里当大家都唱得忘乎所以的时候兰格曼太太的那副尊容，那种狂野而目不转睛的逼视；由于粗俗的乐曲的撩拨，放荡的脸上满是汗水。这是可能的，玛格丽特想，的确如此，这个十八岁的傻小子不可能一手安排这一切……

“多少次了，”她赶快抓住这个话题，想以此尽量拖延时间，“这房间你爬过多少次了？”

他张嘴一笑，只见牙齿闪出寒光。他的手一时停止了摸索，那是因为他正自我陶醉地回答姑娘的问题。“家常便饭，”他说。“不过现在我变得挑剔了。爬上来可不容易，棚顶全是雪，可滑呢。只有为了你这样的美人儿我才肯冒这个险。你真美，”弗雷德里克轻声说，“你全身没一处不好看。”

“我要叫喊了，我警告你。”

“那样的话，你准倒霉，”弗雷德里克说。“倒大霉。我妈妈肯定会当着别的房客的面把你骂得狗血喷头，非立时三刻把你赶出去不可，因为你把她十八岁的小儿子勾引到自己房里惹是生非。明天你那位绅士男朋友一到，准会发现这事已闹得满城风雨……”弗雷德里克的声音乐呵呵的，同时又带一点说私房话的意味：“我劝你千万不要叫喊。”

玛格丽特闭上眼睛，直挺挺地躺着。一时间，她仿佛看见晚会上所有来客的嘴脸，这些以山民的健旺和整洁作幌子的阴谋分子，狂笑着，不怀好意地也着眼睛看人，在他们的白雪城堡里交头接耳准备暗算她。

蓦地，弗雷德里克一个翻滚，把她压在身子底下。她只觉得

一阵闷塞，完全无法动弹了。泪水涌上她的眼睛，她强忍着不让它们淌下。

幸好她的双手还可以自由活动，于是她便伸手去抠他的眼睛。她能感觉到对方的皮肤被自己抓了个正着，还听见皮肤撕裂时那令人厌恶的声音。赶在对方攫住自己的双手之前，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次又一次朝他脸上抓去。

“母狗！”弗雷德里克伸出一只巨大的巴掌抓住了她的双手，把她的手腕捏得生痛。他伸出另一只巴掌，朝姑娘嘴上狠命地一击。她感觉到自己开始淌血了。“你这不值钱的美国种母狗！”他一骨碌翻身坐在姑娘身上。她僵直地躺着，瞪大眼睛望着这个恶棍。尽管她被打得嘴角流血，眼里依然闪耀着胜利和不屈的光芒。月亮业已下斜，把屋子里的此情此景笼罩在一片宁静的银白色光华之中。

他又给了她一下子，这回用的是手背。姑娘的嘴上挨了接。她能感觉到对方的指关节和手上的骨头，一时间甚至闻到厨房的气味，这人平时就在厨下干活。

“要是你不出去，”尽管头脑一片昏乱，她还是明白无误地把自己的意思说了出来，“明天我就杀了你。我和我的男朋友一准杀了你，我发誓。”

他仍然坐在姑娘身上，用一只大巴掌抓着她的手。他的脸被姑娘抓破了，正淌血，金黄色的长发垂挂着遮住了眼睛。他一脸的杀气，俯身看着她，一阵阵地喘粗气。一时，房间里没有一丁点儿的声响。接着，他把目光移开，露出一丝游移的神色。“是罗，”他说，“对那些不喜欢我的姑娘，老子还没兴趣呢。不值得！”

他松开了姑娘的双手，又残忍地用手掌心后部狠狠地把她

的脸推开，故意用膝盖重重磕她一下，终于弃床下地了。他站在窗前理一理衣服，吮吸着被姑娘抓破的嘴唇。静谧的月光下，他那模样真象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甚至还带一点可怜相。他很扫兴，正笨拙地扣上衣服的钮子。

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房间的那一头去。“我从房门出去，”他说。“这毕竟还是我的权利。”

玛格丽特静静躺着，一动也不动，直瞪瞪望着天花板。

弗雷德里克在门口站定。没捞到一点好处就这么离去，他不甘心。玛格丽特意识到对方正在拼命搜索他那农家小厮的头脑，在走出房间之前非说上几句刻薄话不可。“是罗，”他说，“回维也纳找那些犹太人去吧。”

他猛地推开房门，走出去后并没把它带上。玛格丽特只好起身，蹑手蹑脚去把房门关上。她听见沉重的脚步声沿楼梯而下，往厨房方向渐渐远去，在这人们业已熟睡的冬夜，透过这古老的木墙咚咚回响。

风已停了，房间里一片死寂，寒气逼人。玛格丽特穿着皱巴巴的睡衣，突然一阵颤抖。她走到窗前，把窗子关了。月亮已经下沉，长夜正迎来破晓，天空和群山笼罩在曙光之中显得死气沉沉，诡谲莫测。

玛格丽特看一眼自己的床。有一条床单撕破了；枕边留下了血迹——深红色的、神秘的血迹；床铺被压得皱作一团。她打着寒战把衣服穿上，只觉得全身象是受了重创而散了架似的；腕骨更是疼痛难禁。她穿上最能保暖的滑雪服，套上两双羊毛袜，还披上大衣。尽管这样，坐在窗前那张小小的摇椅里，她仍然冷得发抖。窗外，夜色开始消褪，层层依傍的群山正逐渐显露出来，晦冥的峰顶已染上第一束黛色的晨曦。